



戴冰《虛構的灰》 纖毫畢現市井日常

戴冰有一次去武漢，記得最清楚的是肚子痛；他有一次搭乘黑的，女司機的做派和微信暱稱讓他久久不能釋懷；他曾經承擔編劇並與同好在貴陽一間化工廠廢棄的車間拍戲，劇目是《技術問題》。包括但不限於這些真實發生的人物、事件或情節，戴冰均一一寫入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虛構的灰》中。一向以先鋒敘事予人深刻印象的戴冰，此番以《虛構的灰》再戰「江湖」，某種角度看，又是對他曾經的前衛印象的顛覆性「解構」。

在日前舉行的主題標示為「城市與現代性寫作」的分享會上，戴冰說：「我現在的創作追求，是想用邏輯清晰的故事，將文字重新導入生活的混沌」。記者以為，這句話給出了打開《虛構的灰》的一把鑰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道

戴冰那一次去武漢是為他彼時的另一本新書做分享。書是《穿過博爾赫斯的陰影》，地點是一家名為「屋外」的書店，為了配合，出版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甚至派出了該書的責編和營銷主管前往武漢，共襄盛舉。

這些都是戴冰身上真實發生的故事。同樣真實的是，那一次在武漢，最深的印象卻是肚子痛。後來收入《虛構的灰》的中篇《張瓊與艾瑪·宗茲》，是這樣描述那一次肚子痛的：「整個過程，他的肚子一直在痛，只是並沒有加劇，始終保持在一種可以忍受的範圍內，直等到所有事情終於完結，他和趙金還有黎金飛來到物外書店的餐廳開始喝一杯檸檬水，疼痛才一下釋放出來，幾秒鐘就傳遍了全身。最先疼痛的那個部位如今躲在他身體深處的某個地方，螺絲一樣緊絞，似乎還在向更深的部位挖掘。他臉色煞白，藉故離開書店，獨自來到大門外一個垃圾桶的旁邊蹲下來，佯裝抽煙，靜靜地等待疼痛過去。」

真實植入虛構

感同身受「他」的痛感之餘，只要把這段文字裏的「他」換成戴冰，這一段肚子痛的經歷就變成了一塊真實生活的「切片」，直接植入了整體虛構的故事和文本——多說一句，其中的書、出版方、分享會舉辦場地、責編和營銷主管的尊姓大名，均屬真名實姓。

有評論注意到，小說集《虛構的灰》中出現的照壁巷、市北路、蟠桃宮、麗景陽天小區、景雲山殯儀館、一窩戲劇等，都是貴陽真實存在的物事；戴冰筆下不時出現的怪嘍飯、素粉、豆腐果、腸旺麵、開水麵、酸菜粿粿等特色小吃，也是貴陽人樂此不疲的「巨真實」存在。「平添了小說的煙火氣和真實感」，貴州師大在讀博士徐成說，「地域化的城市書寫和細節化的日常描摹，使戴冰小說的外核最大化地抵達了真實，真實是戴冰小說的底色。」

記者讀《虛構的灰》，冷不丁就想起了冷軍那幅拍出8,050萬元（人民幣，含佣金）天價的油畫。的確，戴冰的小說就像那幅名為《蒙娜麗莎——關於微笑的設計》的超寫實油畫一樣，給人最大的震撼，就是其對人物和市井日常的描摹，堪稱「纖毫畢現」。而真實植入虛構，或為其訣竅之一。

「抓人」才是硬道理

整部作品「建築材料」的主體，基本上是網戀雙方在屏幕上的交流及其留下的文字，鮮少「線下」給人刺激的「動作戲」，這樣的作品會是一個好讀的故事嗎？它究竟能不能「抓人」？

《我正向你狂奔而去》給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男女主一度中斷網聊，重新聯繫上後，都有點迫不及待，要變「線上」為「線下」。這是故事情節發展至「突變」的一個重要節點，男主不動聲色地發給對方自己城市的地址，接下來先後兩次用肥皂仔細地把自己清洗乾淨，再把電腦屏幕上的聊天記錄全部清除，最後鄭重其事地換上全套西裝，然後把脖子伸進掛在櫃上的套子裏。

這個時候，戴冰的「神來之筆」，是男主把脖子伸進套子的那一剎那，想起還沒穿上那雙特別耐穿、耐用的皮鞋。小說至此結束。補充一句，在小說描述的蛛絲馬跡當中，男主是精神依然年輕，但軀體已經衰老的這麼一個人，所以，戴冰的朋友、承擔本次分享會場地的老闆秋鵬評論，說這是「不讓生活佔上風，而讓美好永存」，並據此預言戴冰的未來不可限量。

好的故事會「說話」

貴州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謝廷秋在擔任本次新書分享會學術主持時，也特別提到戴冰的小說堅持先鋒寫作，但每一篇都有一個很好的故事外殼，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在她看來，這是《虛構的灰》既超前又現實之處。記者以為，這也是《虛構的灰》迅速能夠走紅的關鍵所在。

小說集所以得名的那篇《虛構的灰》也是這樣。女主和男主，一個叫吳桐，一個是李江。有一天，吳桐去小區超市買東西，碰到「活動」就多買，結果是提不動，離家才幾百米打車有點誇張，只好打電話給李江，未果。這時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幫了吳桐大忙。整部小說，就是吳桐對李江講述獲得幫助的這件事。故事得以推進的關鍵節點，是吳桐在講述中把「男孩」變成了「男的」，而且是一再幫她提東西，由此引來李江情緒的波瀾，以至於發展到跟蹤吳桐，最後是一切歸於日常，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但其間，夫妻之間的「那一點事」，也就是評論所指的「人性的幽微」，已在戴冰不動聲色的描述之中，在讀者始終繃緊神經的閱讀體驗之中纖毫畢現。

有待深入探討的，或許正是戴冰何以總是以心理的博弈為結構故事和文本的主線，誠如《我正向你狂奔而去》一樣，鮮少「動作戲」，卻能始終抓住讀者？



◆戴冰 受訪者 供圖



掃碼睇片



◆《虛構的灰》書影 受訪者 供圖

戴冰「精神原鄉」考

戴冰，1968年生人。高中時學寫詩，後來迷上音樂——搖滾。為了搖滾，他學吉他，手指都彈出血，還是駕馭不住。後來他有一個驚喜的發現，就是可以用「用文字的方式搖滾」，於是就寫出了第一篇小說《短夏》。小說中主人公有戴冰的影子，彷彿是戴爾·傑克遜附體。這樣的小說寫了幾篇，又學寫歌詞——當然還是搖滾。等他手指彈破，終於明白自己不是音樂或者搖滾的「材料」以後，還想回來寫詩，但語感已經完全找不到了，「小說是我能選擇的最後的表達方式。」戴冰說。

要從戴冰像一條直線一般的簡歷，來探尋他的小說所以如此的奧妙，注定是徒勞無功的。謝廷秋從文聯大院這一獨特的視角，試圖提供一定的答案。

謝廷秋把戴冰父子作為研究課題——貴州作家口述文學史的研究對象。她指出，因為父親、老一輩知名作家戴明賢的關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戴冰得以入住貴陽市文聯大院。貴州最早接觸和實踐現代主義畫風的畫家、詩人廖國松是他的鄰居，也是他的油畫老師；他與同輩的畫家董重、蒲葵算是發小，一起聊繪畫、彈吉他、組樂隊；在文藝評論家張建建家的客廳裏，他們每個月會舉行一兩次沙龍，這樣的聚會持續了10年之久；董克俊、尹光中、曹瓊德、王良范等在列。戴冰正是從董克俊送他的《拉丁美洲文學評論集》一書中，系統了解了拉丁美洲的作家群，其中包括博爾赫斯、帕斯和魯爾福等等。

謝廷秋說：「戴冰的成長基礎，不僅僅是文學的，也是美術的、音樂的。『文聯大院』的這種開放、多元、包容、前衛的文化環境，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她認為，戴冰一直堅持現代主義向內轉的寫作，關注人的精神狀態，以至於相當程度上，人們對他的認知，一直停留在先鋒敘事這一層面。她強調，其實戴冰現在以好讀的故事示人，又觸及了現代人普遍孤獨、焦慮、被異化的精神症候，予人全新的觀感。

張建建也說，《虛構的灰》表明，戴冰已「決定性地回到了生活現場」。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知名學者、中外文化交流專家王六一的觀點。他強調，戴冰的故事都是「形而上」的。記者以為，張和王的看法，都在不同的方向或角度上，佐證或者豐富了謝廷秋的觀感。

書評 ◆文：李靜

舊時光裏的師生溫情 ——讀龐余亮《小先生》

歲月如篩子一樣，會過濾掉人生的繁雜，把一些值得回味的記憶沉澱下來。作家龐余亮的《小先生》恍若黑白電影，在鄉村流動的風景下，憨厚的鄉親、調皮的學生、貌似嚴肅的校長、各式各樣的老師、當然還有稚氣未脫的「小先生」向我們走來，他們的歡聲笑語如此地悅耳，牽動着我們的心。

這是始於1985年的故事。18歲的龐余亮從師範學院畢業後，成為了一名公辦鄉村教師，「小先生」是鄉親們對他的尊稱，這個稱謂讓身處他鄉的龐余亮有了親近感，而這種與日俱增的親近促使他拿起筆，持續地在備課筆記簿上記下教學生活中有情、有趣、有味、有理的事兒。

《眨眼睛的豌豆花》《急脾氣的粉筆花》《布鞋長了一雙眼》《跑吧，金兔子》《長在樹上的名字》……在這些篇章的命名上，可看到龐余亮的奇思妙想，在他眼裏，鄉村就是童話世界，他這樣的環境中，獲得了靈感源泉，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從此通透起來。

老師的形象多半是威嚴的，但在《小先生》書中，卻有《光膀子的老師們》，夏天，孩子們喜歡偷偷摸摸地下河游泳，一天，河堤上發現了一個學生的涼鞋。校長、老師們都急了，他們光着膀子，在河岸邊探尋，在水中尋找，希望能找到涼鞋的主人。老校長甚至溢出了淚水，以為是哪個孩子出事了。後來才知是一個孩子在河裏洗澡時，被父親連走後遺落的。校長和老師並不等於「白忙活」了，他們把愛細微地很自然地展現出來，成為一種具有厚重審美價值的情感分享。

為了孩子能夠學到知識，老師們很努力地工作，他們對薪資並沒有過多計較。其時很多學生的學費收不上來，一次開學，一位學生家長運來一船三千斤的冬瓜，希望能抵一百五十元的學費。校長、老師們默默收下了，從幾個教師的工資中，分攤扣掉了作為學費的冬瓜錢。之後的日子裏，學校員工天天吃冬瓜，最後實在想不出花樣來吃了，一位師娘想醃成了酸冬瓜，直至吃了近一年，才把冬瓜吃完。校長還趣言，但願下次要送西瓜，他喜歡吃炒西瓜籽。困苦的日子裏，教育工作者心中的暖和美，慰藉着學子們，照亮他們光輝的前程。

隨着《小先生》在鄉村徜徉，日子如流水般閃閃光澤，似曾相識的故事從未過時，舊時光裏的師生溫情依舊，我們感受着小學生的溫暖，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都是小學生的學生。



《小先生》
作者：龐余亮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簡訊

單霽翔籲借鑒香港「活化利用」理念保護建築遺產

《20世紀建築遺產導讀》新書分享會5月4日在京舉行，會議由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攜手五洲傳播出版傳媒有限公司主辦。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在分享會現場表示，文物保護不應該設限，既要保護靜態遺產也要保護活態的遺產，香港近現代建築「活化利用」的理念與案例在很多方面也適用於中國內地20世紀建築遺產的活化保護。

與會專家表示，20世紀在中國崛起的幾代建築師的作品與思想值得展示，他們對城市、建築、園林、藝術的集成般貢獻，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高度的結晶，更在於它已經越來越讓人們從中感知到其蘊含的精神世界與獨特魅力。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歷時三年，組織22位建築文博界設計大師及總師級人物、高校教師，編撰的《20世紀建築遺產導讀》一書，在展示與世界同框的中國20世紀經典建築項目設計特色、歷史文化背景時，也介紹中國20世紀建築師的創作人生；更為中國從世界遺產數量大國步入世界遺產「文化強國」補全遺產類型、贏得建築遺產話語權等方面探尋路徑。

單霽翔說，2016年至今，中國文物學會、中國建築學會已經推薦公布了6批，共計597項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它們不僅豐富了中國遺產的家園，還用現當代文化及國際視野審視20世紀建築遺產對當代城市更新行動，並彰顯了示範作用與導引的價值。」2022年單霽翔出版了針對香港近現代建築「活化利用」的《人居香港——活化歷史建築》一書，其理念與案例在很多方面也適用於中國內地20世紀建築遺產的活化保護。他希望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秘書處用其賦能「文化城市」建設，通過研討、展示、講授等多種方式搭建起向行業與公眾普惠認知的橋樑，「文化遺產保護不是政府專利，是億萬民眾都能參加的事業，要用20世紀活着的現當代遺產不斷造福人民」。



◆《20世紀建築遺產導讀》新書分享會在京舉行。

流金歲月：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

作者：邱健恩、鄭啓東 出版：遠流



一直以來，「金庸小說」就是個多義詞，亦是個「過程」。自1955年香港《新晚報》發表《書劍恩仇錄》，到2006年新修版《金庸作品集》最後一部《鹿鼎記》面世，半世紀時間裏，金庸小說不獨內容增刪改寫，小說語言一再更新，就連小說印刷與出版本身，或因時地的客觀需求，或因作者的主觀意願而有所「改變」。每次改變，都為《金庸小說》添上難以磨滅、令人好奇的一筆。時光流逝，文獻散佚，以前連載過小說的報紙百不存一，當年出版的小冊也已成爲珍稀版本，一般讀者難以接觸，金庸舊版小說的昔日痕跡逐漸消失。一切還須從文獻開始。透過文物蒐集與梳理大量資料，本書試圖勾勒出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

慢食天下

作者：焦桐 出版：二魚



焦桐人稱「台灣飲食文學教父」，《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暉曾說：「『有生之年一定要和焦桐吃一餐飯。』發這個願的時候是2010年，當時我剛讀罷焦桐先生的《暴食江湖》，餘味在喉。」焦桐之所以有魅力，除了他那支如橡之筆和無數的性情文字，也與台灣寬容多樣的飲食生態相關。這本最新的飲食散文新著中，收錄其《論市場》、《論粥》、《論豆腐》、《論包食》、《論輕食》、《論麵包》、《論披薩》、《論生魚片》、《論雙魚飯》、《論海產》、《論蝦子》、《論豬肉》、《論烤鴨》、《論吃蛋》、《論午餐》、《論晚餐》、《論宴會》、《論請客》、《論作客》、《論醬油》、《論吃相》、《論庖廚》、《論美食家》、《論醉酒》、《論啤酒》、《論戒酒》……共三十篇，約十四萬字，系統性描寫飲食各面向，文字幽默，深刻，充滿畫面感，再為華文世界的飲食文學樹立新標竿。

為你，千千萬萬遍

作者：李靜宜 出版：東美



《追風箏的孩子》資深譯者李靜宜獻給文學的深情告白。李靜宜多年來以優美細膩且精準的文筆，翻譯多部暢銷的重量級文學作品，包括卡勒德·胡賽尼的《追風箏的孩子》與《燦爛千陽》，約翰·勒卡雷的《完美的間諜》與《此生如鴿》，瓊·蒂蒂安的《奇想之年》，亞莫爾·托歐斯特的《莫斯科紳士》與《林肯公路》，莎莉·魯尼的《正常人》與《聊天紀錄》、約翰·哈威的《芮尼克探案系列》等，帶給無數讀者極其深刻的感動。本書是李靜宜與23本書的故事，她以動人的感性之筆，寫下這一篇篇鑄刻時光，記錄人生風景的筆記，娓娓道出一名譯者如何愛上一本書，如何從文學翻譯中找到改變人生的力量；同時也讓我們第一次從譯者的角度，看見這些年動我們的好書背後感人至深的故事。